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端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端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

端八

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
四海在天地之間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
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
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
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
粟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
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
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象註不辯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

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
素跂尚之情無爲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
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窮百川之量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
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
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
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
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誇跂
俯仰自失此生民所惑也欲正之者莫若
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故

秋毫無以累乎天地所謂小者無餘故天
地無以過乎秋毫然後各知其極物安其
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
若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
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誇豈達
乎南華之旨哉小大之辨不可相跂故五
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為不出乎一域物
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
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呂惠卿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

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辨牛
馬則為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
無所不見也順流至於北海言循理而求
則必得其所歸旋面望洋向若回趨大道
從無窮之遊也拘於墟則小大之所限篤

端八

三

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教則方術之所
制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以此出涯涘而
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
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
加益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

近所專非小大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
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海內人卒在萬物
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
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爲名
語之以爲博自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
少其聞豈虛言哉

林疑獨註拘虛者不能背境篤時者不能
趨變束教者不能循道道歲也聖人時也
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聖人之言
應時而變所變者言所同者道道散而爲

教教者各售其師之說久而成弊則泥束
不通今爲儒者則非釋爲釋者則非道不
知三聖立教其心則一儻不明此皆束於
教者也今河伯出涯涘而觀海則不蔽於
一曲可以語大理矣夫北海萬川歸之而
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遠過江河之流豈
可量數而未嘗以此自多者比形於天地
受氣於陰陽則爲其所制役吾形在天地
間若小木小石之在泰山也壘空蟻穴糲
米糲子皆至小者而置於山澤之間亦如

北海之在天地也夫物數以萬為號取其
盈數言之人是萬物中一物中國九州人
衆所聚何異一毫之在馬體耶五帝之連
續揖讓三王之征伐爭國仁人之憂民任
士之勤職雖事業不同俱盡於毫末而已

端八

四

伯夷辭國以為名仲尼修經以為博而誇
大於當世亦猶河伯之自多於水也

陳詳道註老子多以水喻道道在乎有本
水貴乎有源莊子所以以北海喻聖人之
道秋河喻百家之術當是時也大道裂於

百家天真沉於俗習而一曲之士方且欣然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猶拘墟之蛙不可以語海篤時之蟲不可以語水及其悟也然後仰天庭而卑天下之居登泰嶽而知衆山之小此秋水之篇所以作也蓋百家之學以長衆爲能故託之河伯聖人之道以順物爲功故託之海若百川歸之不盈尾閭泄之不虛歸墟無底故也以小大相視則有餘不足之累生以小大相忘則俯誇仰歎之情泯莊子不期於相忘而期

於相視將以驅小道歸宿於大方而已矣
陳碧虛註望洋見水之盛大貌未至海門
則成鄙陋所以爲無隅者所嗤是故通變
適時廣大之道也君子小人各有涯量越
分妄語自遺其醜知其醜者乃可語理知
愚惑者非愚惑也夫水莫大於海未嘗以
自多者蓋取善下後身之義齊魏之爭蝸
角兆民之處毫末皆爲貪者舉喻五帝之
所連謂連續仁義也

端八

五

林氏庸齋口義云涇濁也河水驟至而濁

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
涇也洋海中若海神名拘墟篤時蟪蛄不
知春秋之類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壘空
小穴也人處萬物中之一此合太虛之間
可名者論之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
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二句發得極妙言世
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所知所能皆不出
其內也

褚氏管見云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
人之門者難為言故秋水至而河伯欣

然東至海則望洋而歎無怪乎海若引
井蛙夏蟲之喻繼又形容北海之大不
可量數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國之在
四海奚啻馬體一毫末則安知天地之
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故是篇借河海

問答以明小大少多之分與鯤鵬蜩鳩
之論相類文體機軸變換愈竒海若首
答大意在曲士束於教欲有以祛其自
多之謬使爲大方之歸而已矣辯論極
致詳見下文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
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
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
多知量無窮證彘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
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

端八

六

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
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
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
至小求窮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
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

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郭註物各有量死生時行得失皆分終始
日新各足而無餘則知遠近小大之物各
有量彙明也今故猶古今遙長也掇短也
證盟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生死故不以
長而悒悶短故爲跂察其一盈一虛則知
分之不常於得也能忘其憂喜死生者日
新之正道明始終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
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可
雖死生之化若一而所知各有限生時各

有率莫若安於所受之分則大小俱足若
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
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纔自
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耶

呂註道非小大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

端八

七

為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莫得其盡則吾
所謂大者豈真大所謂小者豈真小耶小
不為寡大不為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
彛為彛今為今未及言而今已為彛則所
謂彛與今者豈有止哉證夫彛今之皆故

則遙而不悶撥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也
吾安能鬱鬱侍百年之王則遙而悶者也
彭祖以久特聞衆人匹之則撥而跂者也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虛則得而不
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
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
而不悅死而不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真知也哉知而
非真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
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

未生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
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
也

疑獨註以形觀物有大小以道觀物無小
大量者物之取平時者物之變化分者物

之辨制始終者物之死生以大知觀之是
皆不足以爲物之遠近小大也明證今古
所行之道雖甚遠而心無不通之悶所取
之物拾之甚易而無強行之跂此知時無
止者能之察乎盈虛故得失無心知分之

無常也世人之憂皆係乎得失唯大知者
知得失非己任其自然而無憂喜於其間
明乎坦途故死生不足以動其心則日新
而無故也夫人有知則為知所役勞形怵
心逐物忘己不若無知冥然自得矣人生

篇八

八

之後為生所役膠擾不息不若未生之時
寂然至虛而已人之知至小萬物之境至
大以至小求至大非迷亂而何

詳道註知物量無窮則小大不足為多寡
知時無止則今故不足為猷跂知分無常

則得失不足以憂喜知終始無故則死生
不足為禍悅人之所以觀是者以其所知
也所以有知者以其有生也能冥其所以
知而復乎未生之時則孰知大者不為至
細細者不為至大耶

碧虛註物量無窮則不可以言小大時無
止則不可以言代謝分無常則不可以言
得喪終始無故則不可以言變化大人滌
除玄覽知物遠事小其用乃衆已近理大
所費甚微故其量莫極也邇昔遙而不可

明即今掇而不可證物遷不可閱日新不
可跂故時難留也察富盈之何貴故得之
不喜知貧虛之何賤故失之不憂知生死
爲去來故不知悅惡也迎不見首隨不見
後理豈有故哉是知分別之知有盡恍然

端八

九

虛曠無窮生則利害紛錯死則寂寥一空
以蟻蛭之趣究崑崙之墟則困矣毫末具
體細倪有餘也天地傾缺大域不足也
膚齋云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
所謂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也物

量無窮言不可量數時無止言寒暑晝夜
分無常言有無得失終始新故大知之人
然後有下面四知明今古爲一故迎而未
至者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易而不跂由
乎正道而生死聽之明乎此則知終猶始
不可以終爲故也人之所知者人所不知
者天旣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
由知以我之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
亂而不自得也

人能知夫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

小大多寡之有考明今故之不停則此
理可見遙謂歷時之久掇謂推移之速
不悶無厭其所生也不跂無求益其生
也脩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
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

者蓋爲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務
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
分而希券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
以定物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
倪對齧缺之間是也不若未生髑髏不

願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
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為生不知為知則
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端八

+



